



白
蛇
传

皮影剧本

整 理 說 明

本書收入了“白蛇傳”“火焰山”两个皮影劇，——这两个皮影劇，是1957年唐山专区会演获奖的劇本。

“白蛇傳”是根据田汉同志的同名京剧整理的。内中情节与原剧本沒有多大出入，不过根据皮影劇的特点，略有一些变动。如夫妇釋疑一場，沒用白綾变蛇的办法解除許仙的疑心，是用白素貞与小青的言語来感动許仙消除疑惧的。因为皮影劇注重說唱，这样处理似乎合适。許仙到金山寺去一場，原是許仙在江亭散心，遇見法海，被他說轉了心，今改为許仙上山，是被法海所誑，并非出于本心。金山战斗一节，也是根据皮影劇的特点，加了一些打鬥的場面，是原劇所沒有的。交战后，許仙逃走又被法海遇見，法海賜神风送許仙回家，其动机何在？原劇未曾說明，我們交代了一下。再則，原劇白素貞的真情，在断桥重逢时告訴了許仙，我們改为合鉢时才吐露出来。

“火焰山”一劇，也是根据同名京剧整理的。原本借来假扇，是由一个老人認出的，孙既难辨真假，老人何以知道？我們改为由土地被辨明，似乎合理一些。原劇訪牛魔王一場，孙偵知牛去龙宮赴宴，盜善誑扇，情节有些含混，这在皮影劇里是不适合的，整理本已一一交代清楚；并改为牛、孙半路相遇，借扇未遂，才去盜

兽班扇，孙与牛交战时，加上了一些互相变化的场面，经过多次演出，观众均表欢迎。原剧牛魔王被杀死，铁扇公主势穷才将宝扇献出，今改为牛被捉住后，铁扇公主为了打救牛的性命，才将宝扇献出。

上述两剧的变动，不一定合理，因根据皮影剧的特点，这样改对演出更方便些，是否得当，还望读者指正。

唐山专区皮影社剧目组

1958年7月

目 录

白蛇傳.....	1
火焰山.....	51

白 蛇 傳

人 物 表

白素貞 (白)

青 兒 (青)

許 仙 (許)

法 海 (法)

船 夫 (船)

沙 弥 (沙)

鶴 童 (鶴)

鹿 童 (鹿)

南極仙翁 (南)

許 氏

塔 神

山 神 (山)

店 伙 (伙)

和尚數人

水 族

(幕內大合唱)

雷峰夕照至今傳，
白素貞游湖遇許仙。
相思人訴相思語，
多情人結多情緣。
連理枝斷情難斷，
缺月難圓終有圓，
人間留下傳奇話，
萬古千秋作美談。

第一場

(幕啟：擺西湖景物，在蝶舞鳥鳴中白素貞與小青由山后冉冉走出)

白：青兒。

青：姐姐。

白：你看這西湖的景色多麼幽美動人啊！

青：真是的，美麗的好似一幅圖畫。

白：(唱)人言說西湖景色冠天下，
果然是天上人間大不同，
迭迭青山平平綠水，
桃紅李白柳青青。
艳阳天氣花似錦，
遊人們眉開眼笑春意濃。
青兒啊，人間的美景這樣好，

繁华热闹胜天宫。

青：是啊，姐姐你看这里多好玩啊！

白：（唱）引起我的心里事，
低下头来暗思忖，
似这样花花世界令人留恋，
强似那深山古洞冷清清，
深山寂寞不见人影，
洞府高塞白云封。
哪有人间无限好，
男欢女笑乐融融。
我素贞但愿遇见知心伴侣，
也不枉来到江南走一程。

青：（唱）姐姐你为何不言语？
莫非说想啥心事动了凡情？
何妨告诉妹妹我，
倘遇见知心的人儿，我好与你系红绳。

白：（唱）妹妹休要打趣我，
再要瞎说我不答应。

（雷响）呀！

霎时之间天色变，
雷声震耳响轰轰。

青：姐姐，你看那旁有一少年男子挟着雨伞走来了，长的多俊秀哇！

白：在哪里？

青：（指介）你往前面看！

白：呀！好一个俊秀的人物！（白呆愣出神，青提醒她）

青：姐姐，快下雨了，那旁有棵柳树，且躲避片时吧。

白：嗯！

（唱）这颗心往日平静如古井，
却因何今日只扑腾？
风雨催人树下奔。

（同下，降雨，雨后幕落）

第二场

（一阵风雨过后，幕启时白霄二人在柳树下避雨，许仙撑伞上）

许：适才扫墓回来，遇此倾盆大雨，多亏我带来了雨伞，才免受大雨淋漓。

青：姐姐，这雨又下起来了，可咋办啊？

许：（闻声往前看）啊，柳下有二位女子避雨，衣服全湿。这柳树岂是避雨之处？（向二女）啊，二位娘子何往？

青：我们主婢在湖中游玩，不想遇此大雨。我们要回清波门去，请问君子你上哪里去呢？

许：小生也到清波门去。这样大雨柳下焉能避得？我这里有雨伞借二位用吧。

白：这如何使得？君子你呢？

许：我么，不要紧的。你们用吧。

白：这怎么能行，请君子不要太谦。

许：雨越下越大，两位娘子不要推辞。那边有船，待我唤来好一同渡过河去。

白：如此；多谢君子了。（霄接过雨伞）

许：（回身呼船）喂！船家这里来。

船：（撑船上）客人敢是要雇船吗？

许：正是。

船：你們上哪兒去呀？

許：上清波門去，快快渡我們过河，多給你船錢就是。

船：好、好。你們上船吧。

許：搭了扶手。

青：小姐，咱們上船吧。

白：是。（白青二人上船）

船：船板太滑，二位娘子小心点哪。

許：（上船）船家，快快開船。

船：你們站好，我要開船了。

青：哎呀！這雨越下越大了，我們只有一把雨傘可咋辦啊？

許：不要緊，你們用吧。

白：這如何使得——青兒，快將傘送過去。

（青應聲將傘送給許，許不受）

許：使不得，使不得，我這裡不妨事，還是你們用吧。

青：小姐，咱們彼此都靠近一些，同用這把雨傘遮雨，豈不甚好？

白：倒也有理。（靠近許仙并立）

船：前邊是到月老祠了。

白：老人家，何為月老祠呢？

船：哈哈！連月老祠你們都不知道？我有幾句詞兒念給你們听听。

（念）月老祠堂在眼前，
千里姻緣一綫牽，
十世修來同船渡，
百世修來共枕眠。

白：（若有所思）哦、哦。

（唱）船家一言觸動心事。

同舟人忠厚穩重是位好青年。

这样的人兒世間少，

我何不傾吐心事向他談。

話到口邊羞紅粉面，

羞人答答的不好言。

許：好了，雨已止住。

船：客人，清波門已到，請下船吧。

白：怎么这样快呀？青兒，扶我下船。

青：是。（三人同下船）

許：船家，請收過船錢。

船：（接過船錢）我走了。（下）

青：小姐，你看雨過天晴，西湖又是一番風景啊！

白：青兒，（耳語）你去問一問郎君家住哪里，改日好登門道謝。

青：是。（向許）我說君子，你家住哪里？我們小姐日後好去道謝。

許：哎呀，不敢當啊。寒舍住在清波門外，些小之事，怎敢勞動你們。

白：（自語）這人怎么这样老誠？問啥說啥，也不回問一聲。

（向青）青兒，（耳語）你再把咱們的住處告訴他，請郎君有工夫時來訪。

青：是啦。（向許）君子，我們住在錢王祠旁邊，右邊一個紅樓，那就是我們小姐住的屋子，你有空兒請到我家坐坐。

許：啊，原來小娘子住在錢王祠附近，小生改日定當登門拜候。

（白與許依依相望，小青會意）

青：哎呀！怎么這雨又下起來了！

白：是啊，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青：真是的，这伞……

許：不要紧，雨伞小姐拿去，我改日来取就是。

白：（很同意这样作）如此，多謝君子。

（唱）多謝君子恩义重，

殷勤送我到清波門。

（指岸上）我家住前边紅樓上，还望君子早光临。

許：小生明日一定拜訪。

白：（唱）君子千万莫失信，

休叫我盼望枉劳神。

許：小生决不失信。

白：（唱）青兒扶我回家奔。

君子請。

許：小姐請！（白青二人下）

（唱）站立湖岸自出神。

好一位溫柔小娘子，

句句言語我記在心。

明日登門去拜訪，（忽想起）

哦！不問姓氏怎訪人？

哎呀！我也太胡涂了，为何不問一問小娘子姓氏呢。

（急喚）小娘子轉來！小娘子轉來！

青：（聞聲上）什么事啊？莫非要傘？

許：不是，不是。請問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呀？

青：我家小姐她姓白。

許：原来是白小姐。你們知道我姓什么？

青：君子你姓許，对不对？

許：对，对。我正是姓許，你是怎么知道的？

青：你那兩傘上不是有大大一个許字嗎？請君子明日早到我家，免得我們小姐久候。

許：那是自然。小娘子慢着走。

青：少陪了。（下）

許：好一个伶俐的小娘子。我許仙今天真是奇遇。（深思忘形）哦呀！那位小姐她姓什么呀？她姓……（想）啊，她姓白！白小姐。她們已經走远，看不見了，只得赶快回家，明日再去拜訪。（下）

第三場

法：（步上）离了金山寺，云游到四方。洒家法海，自幼在鎮江金山寺出家。久坐禪堂靜中思动，只得到各处云游走走。（下）

第四場

（白素貞上坐，反复地撫弄雨傘）

白：昨日游湖遇雨，巧遇一位相公，为人忠厚誠实，可为終身伴侶，正欲傾吐心事，可惜船已攏岸，仓促分別未容細訴。承他借了一把雨傘，言說今日来取，眼看天色将晚，怎么还不見来呢？

青：（急上）姐姐，那位許相公……

白：（急問）他来了么？

青：（指傘开玩笑）这不是許相公……

白：倒是在哪里？

青：这不是許相公的雨傘么！

白：（不好意思地）呸！你呀，真会淘气。

青：我淘气？我看姐姐你呀，想人想的都有些神魂颠倒咧。

（唱）姐姐你痴心将人等，

眼看天色近黄昏。

等着他也不来到，

急得这个样儿；我看你是白费心。

白：你怎知他不来呢？

青：你怎知他一定来呢？

白：他是一个诚实人，一定会来的，你快预备酒饭去吧。

青：（唱）酒饭我早已预备好，专候你那位知心人。

白：青儿啦，你看他。

青：看哪呀？

白：看他呗。

（唱）你看他唤舟借伞至诚的很，

你看他船舱关照一片心；

你看他出言吐语多稳重，

你看他忠厚善良又温存。

青：说来说去，还是“你看他”没别的话咧？

白：（唱）相烦妹妹一件事，

青：烦我一件事？

白：是啊，谁能办的到吧？

青：嗯，那可不一定，看是啥事？

白：（羞赧地唱）青妹呀，别推辞，你与我俩联婚姻，当一个媒人。

青：当媒人？这事我可办不好，我不会说媒呀。

白：（唱）你这孩子惯会闹，

许：（内白）里边有人么？

白：（唱）青妹，你看是何人来叩门？

青：（夾白）是咧，

（唱）答应一声往外跑。（下）

（內）誰呀？

許：（內）小生許仙。

青：（內）喲，原来是許官人啊！（開門聲）許官人請里边叙話。

許：來了。（齊引許上）

青：小姐，許官人來了！

許：小姐在上，小生這廂有禮了。

白：還禮，君子請坐。

許：小生謝坐。

白：青兒，快與君子備酒。

青：是，我知道咧。（下）

白：昨日多蒙君子喚舟借傘，我主婢才未被雨澆。匆匆分手未曾動問君子何名？家中還有何人？

許：小姐呀。

（唱）我名叫許仙世居在杭州地，

家道寒微甚貧窮。

自幼小父母辭人世，

拋下我無兄少弟孤苦伶仃。

多蒙我的姐姐撫養大，

我現在藥店學經營。

昨日，與我雙親去掃墓，

風雨中得與小姐巧相逢。

今日登門來拜訪，

問候小姐堂上雙親可安寧？

白：（唱）我家居住四川地，

先父当年作过总戎，
 爹爹殉国娘早丧，
 我主婢投亲来到杭州城。
 西湖同舟得遇君子，
 多承关怀一片深情。
 咱俩景况是一样，
 同病相怜叹飘零！

青：（端酒菜上，向许）我家小姐为酬谢官人盛情，略备一杯水酒，请多饮几杯吧。

许：何劳小姐如此费事。

白：君子不必过谦，待我给你满斟一杯。（斟介）君子请饮。

许：岂敢哪，岂敢。小姐请。（同饮）

（唱）手举酒杯把酒饮，
 心中暗暗自详参。
 白小姐落落大方多庄重，
 说话温柔性淑贤。
 设摆酒宴款待我，
 反叫我举止失措甚不安。

白：（向小青使眼色示意）青儿。

（唱）使个眼色往外走，
 青儿，你快出来我有话言。

青：小姐。（二人到门外耳语）

白：（唱）低言悄语说心事，
 拜托妹妹鼎力成全。

青：这，怎么好意思问呢？你们当面说说不好吗？

白：贤妹，拜托……（羞下）

青：（唱）点头答应抿着嘴儿笑，

走进房中尊客官。

(白) 許官人，酒也凉咧，菜也冷咧，我給你換点热的吧？

許：唔，酒菜已經用足，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欲走，背急翻)

青：許官人，你且慢走，我还有話說呢。

許：小娘子有話請講。

青：許官人，你可娶过亲了沒有？

許：小生一貧如洗，还提什么“娶亲”二字？

青：你沒娶过亲，这事就好办了。

(唱) 小青兒，笑嘻嘻。

有件事情，与你商議，

我家白小姐，无靠又无依，

看你为人忠厚，意欲配你为妻，

不知官人愿意否？特来差我把媒提。

許：(唱) 聞此話，犯猶豫，

家貧如洗，无力娶妻；

小姐千金女，我是小伙計，

恐怕委屈小姐，門第也不相宜。

想罢摆手說不妥，貧富有別作不的。

青：(唱) 我小姐，傲脾气，

不愿嫁与富家子弟。

昨日遇見你，看你多誠实，

因此委托終身，小姐自己愿意。

年貌相当多合适，快快应下休推辞。

許：(唱) 听到此，心欢喜，

多蒙小姐，她不嫌棄。

亲事我应下，目下回家去，

与我姐姐商量，擇下良辰吉期，
备好彩轎来迎娶，白头偕老永不离。

青：（唱）这些事，都不必，
趁此良辰，快拜天地。
我就摆香案，供器设备齐，
房內搀出姐姐，（扶白出）
又拉住官人袍衣，（左右手互拉住二人）
你們快把天地拜！（二人交拜）
然后再送你們到洞房去。

白：（唱）面含羞，心欢喜，
低垂笑臉，忙把步移。

許：（唱）紧随新人后，面上喜孜孜，
是真？又象似梦，心中惛恍迷离。
欢天喜地洞房入，恰好似刘阮天台把路迷。（青搀扶
二人同下）

第五場

（众人上）

众：走哇，到保和堂取药去。

（唱）今年杭州遭了难，
瘟疫傳染病流行。
十人得病九人死，
大家小戶放悲声。
多亏有位白娘子，
夫妻舍药救蒼生。
用下药去病就好，